

# 于斌樞機傳(一)

張興唐

## 家世·不幸的童年

于樞機主教的學名于斌，字野聲，因為聖若翰曾先耶穌外出佈道，聖經喻之為曠野之聲，他很喜欢這段故事，因為為號。洗名保祿。英文全名是PAUL CARDINAL YU PIN。

今天樞機已經蓋棺論定，在現代的中國偉人中，他應該是一位突出者：就是比之於現代的偉人，也應該毫無遜色。他是一位偉大的中國人，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堅強的反抗鬥士。也是世界有名的宗教家、哲學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我們中國人為了他生在中國而感到驕傲；尤其是在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教宗保祿一次發表了三十三位樞機，而以于斌樞機為首位。于樞機會兩度代表樞機們向教宗致謝詞；一度代表第一組十一位（包括他自己）樞機，於特使頒發任命狀後，以拉丁文致簡單的謝詞，一度是在加冠榮典中，在教宗讀畢福音，坐在第一排右手第一位的于樞機，起立，以首席的身份，代表全體樞機，以意大利文致謝詞，原文大意強調四點：即（一）對教會的忠貞，（二）對教宗的服役；（三）對教友的和睦；（四）為世界和平，人類進步等崇高理想而努力；措詞委婉、周到、內容充實；聲音朗朗，使全教廷、全羅馬、全世界，均以驚訝的、奇異的、讚美的、羨慕的目光，注視着這位身軀偉岸、面貌慈祥白哲的中國樞機；這是如何的受到教廷的

重視和殊榮。在此一瞬間，他爭到了國家的光榮，中國人的光榮，也是亞洲人的光榮。我想在中國現代史上，除了先總統 蔣公參加開羅會議，和美英領袖分庭抗禮，另作別論外，這將是第二次中國人在世界性的典禮中，又有了偉大的表現。

樞機和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人物，同樣的生長在寒素之家。樞機的祖籍是山東昌邑縣的于家莊。樞機的體貌魁梧，自然也代表着山東大漢。在他的曾祖父文成公時代，遷到東北黑龍江省的蘭西縣。樞機出生在這裏，那一年是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也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訂辛丑條約的辛丑年四月十三日。後來他家又遷到海倫的河北鎮，樞機在海倫長大。

樞機的家庭是個農家，在中國自古重農的社會裏，農家是普遍的受到尊敬。他的祖父業醫，「儒老則隱於醫」因為中國的醫書深奧，像「黃帝內經」、「黃帝素問」、「神農本草」、「扁鵲內經」和「張機傷寒論」等，不是有很好的儒學底子是不看動的。因此樞機的家庭，雖是農家，却是「書香門第」。

山東向來是「禮義之邦」，因為過去是孔子的降生地。而東北人，上溯幾輩子，十之七八，都是由山東遷來的。東北人的樸實，多是由山東傳承來的，樞機兼有山東人和東北人的天賦。所以他講信用、重義氣、苦幹、苦修。他就以此為

國家、為民族、為天主教、為世界人類而奮鬥，他之所以能聞名世界，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來有自。」

樞機的父親水源公經營農業，平時勤儉持家，忠厚誠實，他的母親蕭氏，慈慧賢淑、和陸妯娌，有賢名。除樞機外，還生一女，早夭。樞機的幼年是不幸的；他六歲喪父、七歲喪母（據雷振遠神父「于主教小傳」；惟追思大典「于野聲樞機主教事略」載「六歲喪母，七歲喪父」，不知孰是？）這對一個六、七歲的幼童，它的打擊是太大了。他是仰賴祖父和祖母照顧大的。樞機在小的時候，因為家境貧寒，曾給人家放豬；他對這一段的艱苦日子，到了晚年，也常津津樂道；不過這一段日子，對一位偉大的人物而言，却常常是有莫大補益的。

樞機八歲（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進入蘭西縣的小學肄業，九歲（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轉到同縣蘭家棚私塾就讀。樞機十一歲（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家遷到海倫的河北鎮——老黑龍江省的一個天主教重要村莊，這對樞機的一生傳教救世，有着很大的關連。他轉入河北鎮的邢氏學塾繼續念書；因為他天資聰慧，塾師邢漢卿對他非常的器重。稱他是將來的「人中之龍」，樞機一生事業的發軔也證明了邢先生的「巨眼識英雄」，從小看大，真算了不起。

### 求學時代

樞機的祖母，在于家定居於海北鎮後，不久，就信奉了天主教。十二歲（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由法籍陸恆厘神父（Rev. Rouhin）保送入

海倫縣的高等小學讀書，第二年受洗，主持此一洗禮的就是陸神父。洗名（聖名）保祿，是一個偉大的宗徒聖祿的同名，以後樞機一生在天主教內的崇高地位和他的修身潔行，創立了劃時代的豐功偉績，正可以和聖保祿前後媲美。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于斌先生出席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討論議案發言時之神情。

在求學的初期，樞機也會半工半讀，到一家雜貨店打雜。曾做過豬官（放豬）、羊官（放羊）、也做過零工，賺了錢，貼補家用，並孝敬祖母。可見樞機的家庭，始終是不充裕的，今天想來，如果不是受到陸神父的賞識，得以獻身天主，那麼樞機的一生，或者要失掉了他的輝煌，或者要在平凡中渡過，埋沒了他的超人智慧，失掉了服務人羣的機會。當然「自古英雄，生於草莽」，任何人都有他不平凡的機遇，但在公算上，總規是不算大。

陸神父很快的發現了這位新受洗的小教友，不僅成績優秀而且非常的聰明才智，不同凡響，決心培植他。希望能作他主持的「聖若瑟村校」教師。他資送樞機進入齊齊哈爾的老黑龍江省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念書，在入學考試的一千多位考生中，他名列第一，使陸神父為之狂喜，證明了他的識拔，果然不錯。這一年樞機十五歲（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第一師範的校長劉伯徽，看到樞機在的考試，每試必冠全級，知道他不是池中之物，大為賞識。

樞機十八歲那一年，適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的「五四運動」。這一個如火如荼的運動，很快的波動到古老的黑龍江省。樞機正是青年有表現力量的年齡，他被推為學生團團長，並被推為全省總代表。領導此一運動。他曾在街頭發表多次動人的演說，風靡了齊齊哈爾全市。他的演說極豐於誘惑力，樞機一生的演講，總是幽默、輕鬆、有深度、有說服力，這正是一個開端。但是這一來，却使劉校長大為困惑；因為

當時的黑龍江督軍（主管全省軍政，相當於明清的總督）鮑貴卿，想要壓制學生，不要起風潮，劉校長急的躁腳說：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于斌講話。」

但是這位青年愛國者，却不是鬧學潮，他第一次向五千多名學生發表演講時，他就說過：

「我們的行動是愛國，不是鼓動風潮，擾亂社會，所以我們愛國，不忘求學。」

雖然樞機當時有如此的明確表示，怕事的鮑貴卿，却要逮捕樞機，對於「五四運動」加以壓制；於是他不得已被迫輟學，返回海北，暫避其鋒。他就到海北鎮最大的綢緞莊公和盛當跑外（也就是今天的外勤工作）。老板（相當於今天的總經理）丁老茂看到樞機在第一師範的學業成績，和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示，覺得在他的舖子裏當跑外，大才小用，當誤前途，實在可惜；就慫恿陸神父繼續栽培，陸神父也同意這個意見。

就在此時，樞機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在思想上也有新的轉變，他想終生獻身天主，他的聖召意願，就在十九歲（民國九年，一九二〇）那一年，先向陸神父的助手——張方濟神父（Rev. Francis Chang）表示；但却想不到首先遭遇到陸神父的反對，因為他恐怕不會得到于家的同意。至於遭到于家的反對，自在意中；因為樞機是于家大房（長支）唯一的男孩，在古老的中國家庭中，如何能叫大房沒有後嗣呢！尤其其他的祖父母反對的尤為激烈；但是由於他的祖母曾經受洗入教，却意外的贊成他的志願，於是終於獲得了于家和陸神父的同意，這真是一場奮戰，樞機

是勝利了，樞機一生的偉大命運也決定了。

陸神父送樞機到吉林市的一所小修道院——吉林神羅學院，又名拉丁專修館，為當地教會培育教士的初級教育機構，以拉丁文和靈修為主，樞機先學拉丁文。當時的小修道院是由藍祿業主教（Bishop Lavouliere）所主辦的。他非常賞識樞機的才能。藍主教的後繼者是高德惠主教（Gaspais, Auguste-Ernest-Pierre），他對樞機更為愛護，樞機二十歲（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高主教就送他到上海震旦大學預科深造，在此學習法文，一年畢業。又回到吉林小修道院——神羅學院，研究哲學和神學。因為樞機的學習成績超人，高主教破格的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直接保送樞機到羅馬傳信大學，專攻哲學。這甚而是在中國所有教區內，絕無僅有的事。

按傳信大學創辦於距今三百多年前，設立的宗旨，在於造就世界有志於傳揚信仰的教士，中國人能入學的不多。這一年樞機二十三歲，這是他一生偉大前程的開始。當時在傳大有三十多個國家派來的留學生，樞機的成績，仍然表現為最優。

翌年（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樞機二十四歲，在傳信大學裏，被推為中國同學會的副會長。同時又通過了聖多瑪斯學院（Academy of St. Thomas）的哲學博士學位，因為樞機在國內前後已修了哲學兩年，所以樞機只在聖瑪多斯學院補修哲學半年。可見他的勤奮和優異。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二十二日，樞機在羅馬祝聖晉升為司鐸。翌年，他獲得了傳大神學院的神學博士學位。有了兩個博士頭銜的

樞機，那一年，只有二十八歲。並在亞保利納大學，研究教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他又獲得了義大利國立伯魯日（Perugia）大學的政治博士學位。這是他的第三個博士頭銜，也是最後一個學位，不過他的榮譽博士學位，獲得的不少，甚至難於記憶。

綜計樞機的求學時代，由東北的小天地，到了上海震大，又到了歐洲的羅馬傳大，不斷的超前的，他的卓越的天才，獲得了無限的發展；真如莊子所說的鯤鵬混化，博擊弱水三千，扶搖直上九萬里，進入了海闊天空，任意翱翔的境界。

樞機的一生豐功偉業，真是難於殫述；我想在撰寫樞機的功業以前，先敘述他的偉大的德行卓越的才能和他的湛深學術思想。以知他的偉大功業的淵源，絕非倖致。

我們光看看樞機偉大的德行，也是像一部二十四史，真是無從說起。

首先他忠貞不二。樞機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教會、忠於全人類，他反侵略、反共產、反極權、反暴力；只要有益於國家、教會和人類，他都不辭勞瘁，全力以赴。他是早期的留學生；但他經常穿着一襲長衫，說中國話、寫中國字。他以中國人為中國效忠，以天主神職人員為公教賣力，和有些留學生，返國或在國外，大罵中國文化的腐敗，誇張外國月亮也比中國圓的而且滿口洋文，甚至向中國人稱貴國的，自是大不相同。

### 偉大的德行

他對於教會的忠貞事實也太多了，我想敘一段他的軼事，來作證明，當他半工半讀時，因為

樞機是一位出色漂亮的青年，作事又認真，曾獲一位富翁家的女主人和小姐的青睞；但是樞機已有了奉獻終身於教會的宏願，對於富家招贅的想法，毫不動心，而加以婉拒，並且已進入吉林神羅修道院，開始修道生涯，富家千金，竟要殉情自殺，樞機託人轉告那位富室千金表示對她的情意非常感激，但希望她能將男女之間的愛情，奉獻給天主，有益大眾，以得到永恆，由此可見十九歲的樞機是如何的能斬斷情關忠於天主！

樞機謙沖為懷；他在不滿而立之年，連中三元，得了三個博士頭銜，還通十一國語文（我在「于樞機加冠榮歸記」裏，寫為九國，今年春天，在與樞機的晤談中談到，他說是十一國，並說出國名；不過現在我記不起來，我只知道他不會俄文和日文，這兩個國家，他最討厭。）他身材高大，像貌英俊，（有一次，他到美國好萊塢的影城去參觀，一羣世界有名的電影女明星圍繞着他，聽到他是天主教神職人員，異口同聲的「啊」的一聲，表示驚訝，接着說：「太可惜了！」）可說得少年得志，但他却特別謙沖，維持並保有中國人的謙德傳統，絕不下於任何人。就以那次晉陞樞機一節而言，明明的，是他個人幾十年來，為國為教，席不暇暖的奔走呼號，是一個重要因素，並且有人說，就是因為他太愛國，他太政治化，他失去了中國第一位樞機的機會，他已經委曲了十幾年，但他却謙沖的把樞機的使命，完全推到教宗是爲了中國的緣故。他說：

「教宗對中國的反共救國，爲維護正義所作的艱苦奮鬥，以及中國天主教會在大陸前仆

後繼的反共衛教精神，極爲欽佩。所以這次教宗任命我爲樞機，並不是爲我自己，而是爲了中國，才給了這份光榮……」

這種謙沖的表示，真是令人欽敬；但是先總統 蔣公親函樞機致賀，在函中曾表示于總主教之榮膺樞機爲「實至名歸」。由此更可以證明樞機的謙虛了。

樞機的生日是四月十三日，過去只有輔大校友會代爲辦壽，也不過宴開三、五桌，當時他就謙虛的表示不敢稱壽；但是爲遵行我國固有道德的「尊師重道」，所以才答應輔大校友會每年例行的祝壽。最初曾包括少數教授，筆者也是參加的一個，後來連教授也不包括了，在他榮任樞機的那一年，校友會例外的擴大了祝壽的範圍，包括了輔仁大學等十三個民間團體，假座台北市耕莘文教院的大禮堂，舉行茶會並有餘興節目，成了祝賀于主教榮任樞機的高潮，因爲樞機名單是在那一年（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三月廿八日發表的。禮堂不小，只是人太多了，除了政府首長，神職人員，平素友好外，慕名而來的，也川流不息，簽名就走，這種情況，在台灣不多見。連九秩高齡的黨國元老張知本老先生，當時總統府祕書長張岳軍（羣）先生和國防研究院主任張曉峯（其陶）先生，均站在人羣中。並且當時禮堂裡氣溫甚高，到了渾汗成雨的地步。

下午三時四十分，壽星樞機蒞臨壽堂，看到這種熱烈的情況，極感不安，他的謝詞，是既幽默又謙沖的得體，他先指責輔大校友會，他說：

「過去爲了『尊師重道』，我接受了校友會

的祝壽。今天你們竟敢膽大妄爲，邀請了這麼多的貴賓來爲我祝壽，人多地方小，竟讓大家都站在那裏，如何得了！」

他又把榮任樞機，歸功於我政府在世界所提的貢獻，如農耕隊到非洲，以及教宗關切我大陸同胞上去。

樞機向來對事是鏗而不舍。我認爲樞機的鏗而不舍的精神，也就是「反失敗主義」，也就是「再接再厲」。也近於「知其不可而爲之」。當然這就是他所以獲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例如遠在民國三十五、六年（一九四六——一七），問樞機想要在南京出刊「益世周刊」，當時沒有分文；但是經過一年的艱辛，却把這份周刊辦的有聲有色，行銷到海內外。近的像輔大復校，何嘗有分文？此一復校計劃，至少要有幾百萬美金才可談；但是由於樞機鏗而不舍的精神下，首先獲得了教宗的支持，由教廷撥款十萬美金，接着又有美國庫與樞機，代爲捐助了美金一百萬，於是輔大的復校，有了着落。目前輔仁大學已是中國第一流的大學校。

### 卓越的才能

樞機慈愛助人；他有用不盡的「愛」心，他愛國、愛教友、愛青年、愛兒童、愛窮人。擴而大之，他泛愛世界的人類。總理常題的「博愛」兩字，樞機可以受之而無愧。他愛國、愛教，已如前述，他愛教友，他常和教友生活在一起；他盡力幫忙他們，並使他們有發展的機會如在天主教系的新聞紙上寫「我與樞機」一文的漢聲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愛青年，他儘量的幫助

青年升學，留學，人數有千千萬萬，並代他們解決問題，如缺乏金錢，罹患疾病等，在抗戰時，有一天，他把他的肥大的襯衫，都送給流亡學生穿，可見一斑。他曾說：

「我們能使青年擺脫共產主義，我們將獲得一切；如果我們失掉青年，則將喪失一切。」

這幾句名言，可見他對青年的重視。他愛兒童，他接見兒童時，總叫他們每天念一遍聖母經。他愛窮人，他曾對一位陪了本賣燒餅老人，幫助他金錢，把樞機正在吃用的麵粉，送給他。最後這位老人，爲了缺一根趕麵杖，也向樞機來討要，他對這樣瑣瑣的無窮之累，從未表示厭惡。

在抗戰中，爲救援德、義籍的神職人員免於處刑，免於關入集中營，樞機曾給政府最高當局寫了很多情辭懇切的親函、親電，最後以千計，以百計的德義籍天主教神職人員，均恢復了自由；但是樞機從未向人提過。這是張秀亞女士爲他整理文件、舊檔時，才發現的。這種救人而不願爲人知的精神，考諸古今，又有幾人！

樞機任勞任怨；他爲救國，曾經作了不少的國民外交；對於抗戰戡亂，都發生了難以考量的效果。因此也遭到日寇和共匪的忌恨，因此他受到了無窮的困擾；首先是親日親共的份子們，或是自鳴清高的人們，誣蔑他是「政治主教」、「政治和尚」，共匪並將他列爲「重要的戰犯」。他們放空氣，如果叫于斌返台灣，一定將大陸的教會，全部摧毀。結果，樞機爲教廷限制返國的時間，達十年之久。但他流寓美國，爲中國留學生盡心力。他訪問中南美洲二十一個天主教的國家，

贏得他們在聯合國裏支持中國的代表權。他只有全心全力，遵從教宗的命令，毫無怨尤，也從來不向人提起這件事。他對許多人，因妬忌而冤枉他，大罵他、侮辱他，他從不辯護，也不批評別人。這種任勞任怨的精神，實在是偉大。

樞機自奉甚儉；他早已名滿天下；但是自奉甚儉，在抗戰中，寓居重慶，住在一間狹窄的小樓裏。光線很暗，房屋古老失修，屋內傢具陳舊，有時不雇廚師，早餐一碗豆漿，午晚兩餐，多是兩碗素麵。一雙皮鞋，常穿它一、二年之久。勝利回到南京，仍然是粗茶淡飯。到了台灣，做了輔大校長。平時生活，仍然非常儉樸，甚而飯後連一隻蘋果也捨不得吃，有時沒人做飯，就到附近的小館子吃客飯，筆者就碰到好幾次。這樣的刻苦，也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

其次再說他的卓越才能。他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專家；他會講十一國語言，已如前述。而且辯才無礙。他是一位傑出的宣傳家、演講家和佈道者；他在演講時，口若懸河，聲若宏鐘；他的「生公說法」，却可使「頑石點頭」。他的講話，由學生時代起，一直是有煽動性的。他的態度凝重，談吐有方，和他一夕話，有時可使人佩服終生。使得多少政要 and 專家、學者，和他一見如故，並且可以贏得大家對他的信任。我們的先總統蔣公，就是其中的一位。先總統蔣公和樞機第一次相見，是在南京的陵園官邸。那年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樞機只有三十六歲。蔣公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公看到這位年富力強的英俊主教，聽到他的溫雅談吐和對國際情

勢的深切瞭解，立即有了好的印像，信任他是一位熱愛祖國的宗教家，接着就委派他担任友好國家的訪問工作。這都是沒有口才是不行的。

樞機的識見高遠，優入聖域。這是由於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他勤奮不已，使得他的學問淵博；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和神學等，他都有精湛的，深入的研究。譬如他對國際問題有獨到的見地；他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就預言世界重心，已經移到美國。當時英法正在左右世界。七七抗戰前，他已看出全面抗戰爲不可避免；並以爲我國將要借重美國。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他途經檀香山，曾警告檀香山居民，要隨時防備日本軍閥的突襲，不久，珍珠港事件即發生，美日正式宣戰，可以說是料事如神。此外在抗戰期間，他在重慶組織「各宗教聯誼會」，團結宗教力量，以抗敵人，這種大膽的作爲，背棄了宗教上傳統的排他性，二十五年後，天主教大公會議才提倡「宗教間合作」具見樞機的眞知卓見。

樞機的領導力非常的強，這是大家所共認的。歷屆的國民大會，他都當選爲大會主席團之一，有時競選時，他在國外，具見他的當選主席團，真是選賢與能。而且當他輪任主席時，一定是討論重大問題，他能使任何驚險的局面，都可以平安渡過。輔仁大學是幾個院聯合辦理的一所大學，其中包括中國天主教團、聖言會、耶穌會和聖神修女會。樞機使輔大復校，他做校長，有教宗的命令，創辦費又是他募集的，照理應該沒有麻煩；但是因爲支持經費的有那麼多的會，三個學院有各自的經費來源，所以等於三個獨立學院的

聯合。不過由於樞機的聲望，大而化之的管理監督，他協調各方，大學校務的推動，永遠是一帆風順的。

樞機的記憶力特別強。這對他的語言天才，也非常有關係；他之所以能會十一國語言，就是因為他記憶特強。以下還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來：一是在吉林神羅修道院學拉丁文時，却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他把院裏圖書館內所有的拉丁文書籍讀光了。教他的神父們，都驚訝他的天分。所以才被送到上海震大，想不到又在震大，以半年的時間，修畢了常人要修兩三年的法文課程。一是因為他的記憶力強；所以和他見過一面的，人，若干年後，再遇到，他都能很快的叫出名子來，使令人為之受寵若驚。

### 學術思想

最後我再略述樞機的學術思想：

儒家思想方面：樞機雖然是天主教的樞機；但是他的宗教思想近於儒家；當然天主教義，大致和儒家思想，也有許多共同之點，這與他幼年啓蒙，都是念的四書、五經有關。而且他的四書、五經背的熟，了解也深切；和他談話、談道，他所舉的例證，多是來自四書五經，天主教義反而並不多。他以為「君子承天之命，以化育萬物，先須修道；修道莫大於敬天，敬天便能顯其理性，顯其理性，便合乎天命。」又說：「孟子說仁義，使民心合乎天心，而天心又是民心；故言民為貴，君為輕。」所以樞機的敬天、祭天和法天的思想，以及民本思想，均來自儒家。

政治思想方面：樞機讚揚中國的「國之本在

家」，也就是不能齊家，焉能治國，就更不能平天下了。他又說：「所以共匪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人民公社制度，破壞家庭制度……不久，公社制度，即告失敗。」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樞機以為「中國在政治方面重人治」，「……德治是行仁政，行王道。」他又主張「政治需要道德」這個意思，就是一個政治家需要道德，如果沒有道德，政治家就變政客，也許是政治小醜，如尼克森之流，就是如此。他並重視「十六字心傳」，認為是「政治思想的中心」。這也是中國歷代政治的大道。在國際關係上，樞機重視儒家的「平天下」和「中國的大同思想」。

經濟思想方面：樞機重視「中國講求利用厚生……除講求利益之外，更要講求德。」這也是大學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的思想。為政者是不正當的利潤，結果是斷送了國家的外貿，也斷送了自己的財源。樞機貶抑西方經濟思想。他說：「西洋經濟學，亞當斯密士理論發展以後，……不擇手段，只求利益，忘掉了道德。」所以今天西方經濟思想，雖是萬變的；但是如果忘掉了道德，換句話講，也就是不講商業道德，當然要造成社會的紊亂和國際的糾紛，這問題就大了。

文化思想方面：樞機以為「文化包括一個民族為適應生活環境，為改善生活環境而創造努力的總成績。」「換言之，就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宗教生活、道德生活、智慧生活、藝術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國際生活等等。」，「至於民族與民族之間，生活方式必有不

同，文化雖為民族努力創造的結果，但受時空之限制和影響，經常發生變化。他的意思是說：「因文化為人所創造的，所以無永恆性，只有暫時性，但文化之變，祇是進步而不是消滅。」在談到中國文化的特質，他以為應從「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和「贊天地之化育」四者作解釋。

教育思想方面：樞機以為「教育是教作人；……教作人是後話。」他認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一個了不起的教育理論。他極端贊成大公會議的教育宣言所提出的「普及教育權利的意義」。即「全人類無分種族、貧富、貴賤或長幼，均享有人性尊嚴，故均有受教育之固有權利」。

哲學思想方面：樞機主張「心物應當互助，心是代表精神文明，物是代表物質文明，心物是並存的，因為並存，才要互助。」他又說：「我們中國，尤其現在的思潮，我們三民主義，許多學者，我看他講的是精神第一，既不唯心，也不唯物；我覺得這是非常合乎Common Sense，合乎人情事理的一個主張。……」他接着又作解釋「我們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我們承認心，也承認物；不過我們主張精神第一，要精神勝於物質。……」這是他對哲學思想上的主張。似乎是非常切當。

樞機的宗教觀：他認為「宗教的內涵『真理、誠命、恩寵』是永恆不變的」。「宗教是超然的。」至於天主教是以神道設教，因着天主得名的，因着耶穌基督而建立起來的；普遍全世界，為救人靈魂，為光榮天主。」

綜計樞機的學術思想，散見於其言論集中，真是浩翰無涯，莫測高深，以上點滴，不及萬一。

(下期續完)